

珍藏版

白话注释  
现代赏析

# 艳情词曲全编

[明]冯梦龙 [清]华广生

花子金编著



广州出版社

# 明清艳情词曲

## 全编



[明]冯梦龙[清]华广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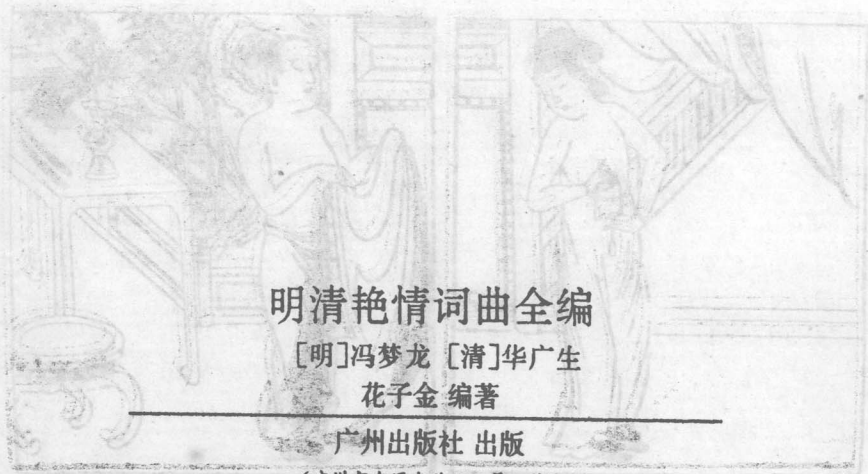
花子金 编著

中卷

广州出版社

粤新登字 16 号  
责任编辑 赵辛予

全



明清艳情词曲全编

[明]冯梦龙 [清]华广生  
花子金 编著

广州出版社 出版

(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7 楼)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番禺市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 65.25 印张 120 万字

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 册

ISBN 7-80592-268-3/I·89

(上、中、下册)定价:79.80 元

## 蜡烛

姐儿生来好像蜡烛能。煎熬到底一条心。姐道郎呀。我黄昏夜晚滴子若干个风流泪。再无面前背后弗光明。

[现代语译] 姐儿生得好像蜡烛照眼明，从头到底一条心。姐道郎呀！我黄昏夜晚滴了多少风流泪，再无有面前背后不光明。

[评析] 好一个风流泪，“蜡烛成灰泪始干”，何况，“再无有面前背后不光明”呢！

## 灯笼

结识私情像灯笼。千钉万烛教你莫通风。姐道郎呀。你暗头里走来那了能有亮。引得小阿奴奴火动满身红。

**[现代语译]** 结识私情像灯笼，千叮万嘱莫通风，姐道郎呀！你暗地里走来无有亮，引得我火动满身红。

**[评析]** 此篇虽也是略欠文采，但还不太俗。文采和俗雅看来关系不大。

## 岂有此理

岂有此理那里话。不要照奴发。先有你来后有他。何必争差。这都是。傍人告诉你的话。主意自己拿。那些人。把不得咱俩不说话。是些冤家。怎肯疼他。将你撇下。又不眼花。奴岂肯一条肠子两下挂。半真半假。你不信。我舍着身子把誓骂。屈杀奴家。

**[现代语译]** 你骂我“岂有此理”，这是什么话呢？你不能对我这样发火！只是先有你与我相好，然后他（指第三者）才来。想必你是听了别人挑拨的话才这样吧？你可要自己拿定主意。那些挑拨的人。是巴不得我和你不说话，生意见呢！那是些与我们作对的人！我决不会爱他（第三者）把你抛下，我又不眼花，还没标准？我决不会“脚踩两边船”的，对你决不会半真半假，你要是

不信，好吧！我就把身体就给你当作誓言吧！只是真使我难过啊！

**[注释]** 岂有此理：哪里有这样的道理。争差：争论。

把：相当于“巴”，语气词。不是介词“把”意。

冤家：对头，不能与平时情人骂俏的意思混淆了。那是表示亲热，这里是取本义。

“一条肠子两下挂”即俗话说的“脚踩两边船”。意为：同时对两个情人好。

屈杀：委屈极好。杀：语气词。

**[评析]** 这首词是一首“辩护词”。

情郎大约听见了什么风言风语，就来责问她“岂有此理”，这女人为自己作了“辩护”。首先，她义正辞严说火不该对她发，接着讲了理由：“先有你，后有他”，再分析指出这是有人故意造谣，想离间他们的关系，最后表示决心：不会“一条肠子两下挂”，还怕对方不信，决心“舍身”，向情郎献出宝贵的贞操。这样，你占了我肉体总该没话说了吧？这是何等的忠贞不二之心哪！当然，她也觉得受了极大的委屈，但能证明自己的真心。“这点痛算什么？”

这女人的可贵之处在于：她敢于面对情郎；敢于揭露那些人的恶意中伤；敢于为“真理”而献身。此等忠贞不二，深明事理的女人真是“女中豪杰”。

你还有什么说的？

## 连环扣

解不开的连环扣。蜜里调油。放不下的挂心钩。常在心头。快刀儿割不断的连心肉无尽无休。咱二人。恩情到比天还厚。天然配就。海誓山盟直到白头。谁肯分手。魂灵儿。不离你的身左右。情意儿相投。愿结下。来生姻缘再成就。燕侣莺俦。

**[现代语译]** 解不开那一环套一环的扣。这就像蜜中调油，放不下那牵挂的心。因为它常在心里头。再快的刀也割不断心连心的肉。它无尽头，无休止。咱们两人的深情比天还厚，真是天生一对！海誓山盟将直到白头，谁也不会分手，我的魂灵，时刻陪伴在你的左右。情交意合，真希望，下辈子也能结成这姻缘，如燕似莺的伴侣！

**[注释]** 连环扣，挂心钩，连心肉：均比喻情人或夫妻的亲密关系，详注见译文。

天然配就：即常言“天生的一对”。就：成。

燕侣莺俦：像燕和莺一样的伴侣。俦：伴侣。

**[评析]** 这首词在写夫妻(或情人)的恩爱之情上，写得极

动人。

先用一组排比句式，突出两人感情之深及结合，“蜜里调油”真是形象，生动，又是甜“蜜”，又是滑似“油”，且粘连在一起，怎能分得开？接着进一步证明这感情的“天然配就”。既然是“上天”之配。人又有何能将其拆散？即使人分开了也“魂灵在身左右”，真是泣鬼神，极尽缠绵。最后这夫妻之情升华到永世不灭，“来生姻缘”，下辈子都不会分开，真是说得人叹服其深，羡慕其亲，亦可坚定我们自己的信心！

## 其二

从今解开连环扣。听我说缘由。休要提起挂心钩。悔恨在心头。快刀儿。割去这块连心肉。用手往外丢。咱二人。一派虚情我全瞧透。顺嘴胡诌。海誓山盟。付水东流。恩情一笔勾。我今去。会疼你的儿还照旧。照样冤大头。实对你说了罢。再想我来不能够。从今丢开手。

[现代语译] 从现在起，解开了那连环扣，为什么？你听我说根由：也不要再讲什么挂心的钩，只有一股悔恨在心头，一把快刀，割去这心连心的肉，用手抓住往外一丢！咱们两人都是虚



情假意我已看透！这都是顺嘴编造的，那些海誓山盟，也都交给了东流水一去不回头，你我之恩爱从此一笔勾销！我现在离开你，那爱你的还会照旧。但她将也像我一样，不过是一个枉费心血的人，老实告诉你吧，你再想我是绝对不行了，从此你与我一刀断！

〔注释〕 冤大头：枉费钱财的人，此外是指枉费心血（感情）的人。

一笔勾：即“一笔勾销”。

〔评析〕 读该词，再想起前篇，我们岂没有看“风月宝鉴”（《红楼梦》中的镜子）的感觉？一正一反，对比鲜明。

前面是感情深，恩爱情紧紧结合。这篇是一刀两断，什么都不存在了：“连环扣”解了，“挂心钩”丢了，“连心肉”割了。丢了，那些盟誓付了东流。还有一点，此词写出失望之女子对情郎的怨恨：他就是再找他人，他人结局也会与她一样。“照样冤大头”。我看倒不必。你离开了他，就不许他找别人？再说其它女人也不会爱上他？这是她们的事。你还是别管吧！你与他既已“恩断情绝”，就不必再去“关照”了。若说你是为其它人作个榜样，未必就禁得她们住。你“离了婚”可以再嫁嘛！他呢？当然可以“再娶”！各走各的路吧！

## 大雪纷纷

大雪纷纷迷了路。糊里糊涂。前怕狼来。后怕是虎。吓的我身上酥。往前走。尽都是些不平路。怎么插步。往后退。无有我的安身处。两眼发乌。你心里明白。俺心里糊涂。照你身上扑。既相好。就该指俺一条明白路。承你照顾。且莫要。指东说西将俺误。误俺前途。

[现代语译] 大雪纷纷,在外面不幸迷了路真是糊涂。前面呢?怕有狼;后面呢?又怕有虎,吓得我一身发软。继续往前走,尽是一些不平的路。无处插脚,不走了,往后退吧!可又没有我的安身之外。真是左右为难,两眼发青,但是,你心明白呀!我心里却糊涂,只好往你身上一扑!情郎呢,你与我既然相好。就给我指出一条清清楚楚的路嘛!谢谢你的帮助了,嗯,可不能乱指一气耽误了我,耽误了我的前途。

[注释] 酥:软,“身上酥”就是“身子发软”。

安身:容身,落脚的地方。

乌：青色。

[评析] 这首词倒把人弄蒙了，还得细细理一下头绪。

好像是这女人与情人在野外幽会，突然下起了大雪，两人只好分手。住又不是一块，不能同路，所以女人只好独自走，又没胆子，要相好的给指条路。这样看来似乎合理。

又好像通篇运用象征手法：大雪纷纷指当时的生活环境于此女不利，她或许是个寡妇呢！又不能老呆在家里（“后怕狼”，“往后退，无有我的安身处”明证）又不好嫁人（“前怕虎”），于是就找情郎商量，两人亲热了一番（照你身上扑），一要情郎“指条路”。这样看来，情郎是为难了，这路可不好指：要她嫁吧？以后可能不方便偷情；不让她嫁吧？她可能已不能回家了。怎么指才好？真为难了这情郎，要是想长久的话，带她回去又如何？

对以上这两种分析，不知读者诸君怎样看？你还有第三种分析吗？

## 三更月照

三更月照湘帘外。转过瑶阶。密密的花影。露湿了苍苔。千金难买。碧纱厨。衾寒枕冷无人。暗自伤怀。呆呆呆。为谁解去香罗带。换上红绣鞋。恨杀人的薄情。

想杀人的多才。闷对妆台。纵有那温存语。  
哎哟魂灵儿附阳台。盼断肝肠。泪珠儿滚  
香腮。哎哟受凄凉。相思病儿为谁害。瘦  
损了女裙钗。孤另另。谁知疼来谁知爱。何  
时宽解。

[现代语译] 半夜三更，月亮照在帘子外，慢慢转过台阶，地下映着密密的花影，露水打湿了苍苔。这本是千金难买的好时光，可透过绿纱窗看室内，却是被子冷枕头寒，无人睡床上，令人暗里伤怀。默默地呆坐着，不然的话，我为谁脱掉衣裤？只得换上绣花鞋起来。恨死那薄情郎！真是想死人了。闷闷不乐独自对着梳妆台。现在即使有殷勤抚慰的话，哎哟，我的灵魂早已出外，盼情郎盼断肠，泪珠滚滚到腮边，哎哟，真是凄凉，我为谁得的这相思病？身体消瘦小了裙钗，孤零零一个人，有谁来爱有谁来疼？什么时候我才能化解（这相思）？

[注释] 湘帘：门，窗帘。

瑶阶：台阶。

碧纱厨：绿纱隔着的窗口。厨：窗口。

薄幸：薄情郎。

裙钗：特指“裙”。

宽解：宽心，化解。

[评析] 该词亦是写相思之苦的。

一苦是好时光空度了，虽有“千金难买”的好月好花，但只是

一个人在，无情郎陪伴，相亲相爱共欣赏。哪能不苦？

二苦是无人来消受情欲。“衾寒枕冷”。一个人怎睡？

三苦情郎抛弃了她。那“薄情郎”以前可能是假心假意骗取了她的爱，现在就把她甩了。怎不苦？

四苦是因思情郎思出了病，“瘦损了女裙钗”。有病，无人来疼爱。只是“孤零零”一个人。当然苦了。

## 走马灯

结识私情好像走马灯。吃你拨动个机关再来里斗斗能。一时间火发吃你骗得团团转。如今再高阁在暗头里子弗分明。

[现代语译] 结识私情好像走马灯，你拨动了机关再来斗斗能，一时间火发被你骗得团团转，如今又把你高阁在暗角落里也不公平。

[注释] 机关：整个走马灯关键部份，即能触动走马灯起停的机械方面的关键部门。

斗斗：有斗法，斗争，斗表，有斗法，斗心眼诸义。

[评析] 古代过元宵节，以纸剪为人马之形，粘於纸轮之下四周，轮下有干，能活动自转。点烛，烛焰驱干转动，人马随之而转，往来不伫，故曰走马灯，唐人称影灯，宋人范成大诗：“映光鱼

隐见，转影骑纵横。”其自注“走骑灯”，按即走马灯。走马灯诗颇多，不再引用了。此歌把走马灯比作情人，拨动机关再来里面骗骗能，一时间火发被你骗得团团转。元宵节后，束之高阁又在暗角落里，这也是人间万象。

## 筋

姐儿生来身小骨头轻。吃郎君捻住像个快儿能。姐道郎呀。我当初金镶银镶那吃个篾片阿哥弄成了我个轻薄样。撞来尽盘将军手里弗会停。

**[现代语译]** 姐儿生来身小骨头轻，叫郎君捻住像个篾儿一样能，姐道郎呀！我当初可是金镶银镶的贵重物，那知道你这帮闲阿哥把我弄成轻薄样，又来了尽盘将军手里不曾停。

**[注释]** 筋：附著在骨上的韧带，如牛蹄筋，引申为肌肉的通称。植物中呈现脉络状的组织，如叶筋。

捻：亦作“拈”，用手指搓转，如捻线，捻麻绳。

快儿能：快，乐意，称心，如大快人心。爽适，舒畅，如“快哉此风！”爽利，直爽，如“心直口快”。锋利，如快刀斩乱麻。迅速，如“眼明手快。”通“会”，“能”。此处“快儿能”，有以上诸义而又作“篾儿能。”

金镶银镶：镶，镶配，镶花边儿，用金和银镶配成的。

篾片：原意为很薄的竹皮，后对豪门贵族的专事帮闲凑趣的门客。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十二回：“只有门下是七八个月养在府里白浑些酒肉吃吃，一个大钱也不见面，我想这样的干篾片也做不出。”鲁迅《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》：“那些会念书，会下棋，会画画的人，陪主人念念书，下下棋，画几笔画，这叫做帮闲，也就是篾片。”

轻薄：轻佻浮薄。

尽盘将军：形容那种大吃大喝全席酒菜一扫而光的人。

〔评析〕 文不对题。

金镶银镶的筷子，落在帮闲者手上，尽盘而尽，自然是手里不曾停。

轻薄者，应是帮闲篾片，尽盘将军，与筷何关？

从咏筷角度看，也有趣味，硬拉上谈情说爱，只是古人文学当中的拐弯抹角之处，我们无法明白。

## 茶 注

结识私情好像茶注能。冷热温炖待子多少人。我为子你个冤家吃子多少苦。帮了你前头清爽后来浑。

〔现代语译〕 私情冷热如茶注，冷冷热热招待了多少人，我

为冤家吃了多少苦，前头清爽后头浑。

[注释] 茶注。茶，一名“茗”，山茶科，落叶灌木，叶革质，长椭圆状披针形或倒卵状，边缘有锯齿。秋末开花，花1—3朵，腋生，白色，有花梗。蒴果扁球形，有三钝棱，产我国中部至东南、西南部。叶含咖啡碱，茶碱、鞣酸、挥发油等，有兴奋大脑和心脏作用，除充饮料外，并为制茶碱、咖啡碱的原料，根据药用。水沏茶叶而成的饮料，如茶水，茶汤等。注、流入、灌入意。茶注即盛茶的注子。注子原为古代的酒器，用金、铜或瓷制成，另有注碗，注子可坐入注碗中，始于晚唐，盛行于五代至宋元时代。从《金瓶梅》和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明代小说看来，注子在明代已普遍作为茶器了。

炖：，隔水加温。

清爽：清新爽快。

浑：浑浊，水不清。

[评析] 茶歌如此唱法，堪称别致。古有茗(茶)战之说：又叫斗茶，唐人杜贲在他的《云仙杂记》中说：“建人谓斗茶的茗战。”这首歌也可以说是茗战，这是斗情，又处处从茶而引发，“冷热温炖待子多少人”，“我为你这个冤家吃了多少苦”，这个苦，既是茶水的苦味，也是情爱之苦，“前头清爽后头浑”，茶水喝到最后，自然没有开头不喝的那清香爽口了。情到浓处也会走向反面，或者像茶水一样淡薄了，或者彼此之间说不清楚了，所以，这里用了一个“浑”字，仅就茶而言，喝到最后是不会浑的。



## 酒钟

结识私情好像钟子能。里头光滑外头青。只有贪杯着子郎个手。吃郎亲亲啧啧再斟斟。

[现代语译] 结识私情好像盅子能，里面光滑外面青，因为贪杯着了郎的手，吃郎亲亲啧啧再斟斟。

[注释] 酒钟，即喝酒用的杯子，也作“酒盅”。

能：这部民歌中咏物四句中用了很多“能”字，均未专门注释，仅作为“功能”而语译。能，一般有才能，能够、甚任、亲善、和睦、及、到、乃、於是、而、这样、如此，义通“恁”等等，从这些字义上看，这部歌中“像××能”，都是“能样”的意思，即“如此”“这样”，宋人张侃诗：“花气熏人能样猛，脱来布纳两头担。”

光滑：精光溜滑。

贪杯：贪、欲、求得无厌。贪杯，爱喝酒。

亲亲：亲其所当亲，最亲热的。

啧啧：象声词，亲亲渍渍，亲吻时发出的啧啧声，赞美时也往往会发出“啧啧”声。《越飞燕外传》：“音词舒闲清左右叹赏之啧啧”。

斟斟：斟，倒。筛洒不满叫斟，南朝宋鲍照诗：“欢时犹斟酒……”